

104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藝術概要

一、1960 年代以後的藝術趨勢，如何表達「藝術與生活」的關係？而藝術工作者與觀眾如何「揭示問題」與幫助「解決問題」，也成為重要價值與實踐方法，請說明之，並舉出一個例子。

【擬答】：

(一) 1960 年代後的時代背景：

自二十世紀歐洲前衛藝術開始，藝術便致力於對生活的重新整合，這主要肇因於現代性生活的改變，與一、二次世界大戰所展現的現代文明病徵。而到了 1960 年代以後，隨著冷戰的結束，資本主義獲得了空前的勝利，而在科技與交通進步的助燃下，世界進行了「全球化」的整合。可以理解的，生活在當前，無疑地比過往的變革更是激烈。在此背景下，「藝術與生活」的關係之表達，與藝術對於生活問題之「揭示」與作為「解決」方案，可說是當代藝術的重要任務。以下分別說明之。

(二) 1960 年代後藝術與生活的關係：

1960 年代，可說是由現代主義慢慢地轉進到更為複雜而多元之當代藝術的時代。有別於現代主義初期採取批判的姿態讓藝術介入到生活，1960 年代後對於「藝術與生活」之表達，可以說是一種在體制中，應用體制的力量，對體制進行反思。如安迪·沃荷為首的普普藝術便是個例子，其在資本主義中，應用資本的力量擴大其影響性，但同時又對資本本身的諸多怪異現象，提出了反思。此外，作為二次大戰後，戰敗國德國的代表藝術家波伊斯，則透過其行為與社會、政治之介入，提供了生活的新想像，讓藝術作為一種療癒力量，反思文明自身。這也就是其以每人為改變基礎的「人人都是藝術家」，與透過個人改變之擴張而型塑更好世界之可能之「社會雕塑」的意涵。整體而言，1960 年代後的藝術，其一方面對於阿多諾所批判的「文化工業」有所反思，但又不像阿多諾對於「文化工業」決然對立，而是與體制周旋，作為「藝術與生活」之表達方式。

(三) 藝術作為問題之「揭示」與「解決」方案：

藝術是種提問，而偉大的藝術家必然是偉大的提問者，他提問了生活之多樣性的可能。在此我以當代法國街頭藝術 JR 的作品《女人是英雄》為例，來討論藝術之「提問」與「解決」。JR 從許多歷經戰亂與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中，發現了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社會與家庭之穩定基礎，不是掀起眾多禍端的男人，而是無聲的女人，但問題在於，女人又總是受到男人迫害。於是他興起用其攝影作品幫女人發聲的計畫，作為一種「解決」方案。其執行方式包含在公開場合張貼這些女人的大型肖像照片，作為這些女人與傳播媒體的媒介，進而讓她們的問題被了解到。同時 JR 也發行免費索取的攝影輯，而拿到這些攝影輯的前提是要找到其中被拍攝的女人之簽名方能獲取，這方法也讓這些女人獲得了尊嚴。整體計畫，一方面讓女人被迫害的問題獲得了揭示，進而促使人們反思，並試著尋求解決問題的可能。JR 曾說過：「藝術或許無法直接改變世界，但藝術能打開一個中立的空間，讓所有反思能夠進入，進而改變世界。」這就是一個相當經典的藝術作為問題之「揭示」與「解決」方案的例子。

(四) 結論：

藝術於當前，並非只是增添生活品味的工作，而是對生活進行反思，進而找出問題與提出問題的解決方案。當代藝術便是在此層次上而有其價值。它是「生活」的顯露，也是「問題」的提出，更可能是提供了「解決」方案之可能。

二、臺灣當代的原住民藝術打破圖騰的刻板印象，呈現當代生活的發展與困境，表達不同的思維與面貌，成為一股藝術新興力量。請舉出一例說明之。

【擬答】：

(一) 前言：

以下將以台灣阿美族的藝術家拉黑子·達立夫為例，分別從「拉黑子的藝術樣態」、「拉

黑子的藝術與自然的關係」與「拉黑子的藝術與勞動及其救贖」等三方面來討論。

(二)拉黑子的藝術樣態：

如題目所示，當代的台灣原住民藝術已脫離了傳統圖騰藝術的刻板形象。綜觀拉黑子的創作，我們可歸納出兩大脈絡：一是強調藝術的過程性，另一是「撿拾」的藝術手法。前者，在藝術史上我們可看到行為藝術作為其參照，其核心是：藝術不只是完成藝術品的工作，真正的藝術不是完成產品，而是享受創作的過程。拉黑子沿著東海岸的撿拾工作，正是這一立場的實踐，我們可看到，這種特殊的創作行為，給予他創作最豐富的養分。而「撿拾」的脈絡，在藝術史上我們可參照杜象的「現成物」概念，此一概念，讓藝術在「撿拾」的方面獲得了解放。拉黑子「撿拾」的東西主要分成兩大類，一是漂流木，另一是廢棄物。前者一定程度來自於人類對山林的濫墾所造成，後者則導因於工業的過量生產。總而言之，「撿得物」的藝術，即是對當代生活的發展所造就的與困境進行反證；拉黑子在此層次上，重新看待其「廢棄物」的價值。

(三)拉黑子的藝術與自然的關係：

「太平洋很美！」這是縈繞於成長於台東的阿黑子內心中不斷湧現的話語。在歷經成年後於都市生活的種種創傷，拉黑子在他所謂「海與陸地的五十步」範圍內，重新界定了他跟這世界的關係。太自然的規則不外乎「毀滅」與「創生」。拉黑子說：「每一次的颱風，總讓我清醒一次；總是將我周遭的環境清理乾淨；它終究摧毀我的一切，但也因此有新的生命，新的看法。」而在文明的發展下，人打破了這種與自然的平衡關係，文明的產物，不斷地造就出許多自然無法消化的產品，那是拉黑子在海岸上所「撿拾」的「廢棄物」，拉黑子透過「撿拾」的動作，重新建立起人與自然的關係。他「撿拾」無數不成雙的拖鞋、被太平洋磨去了銳角的玻璃，以及沿著河流被沖刷下來的樹木。他看到了文明的剩餘與大自然的反芻，他是在跟大自然學習創作，並為人類尋得救贖。

(四)拉黑子的藝術與勞動及其救贖：

拉黑子說，他撿的是他流逝的生命，是他對身體的療癒。他認為太平洋不只是美，而是「勞動」才是太平洋的聲音。每一次彎腰撿拾的動作，是對大自然的懺悔性勞動，同時也是強固自我精神的運動。海與陸地的「五十步空間」是藝術最好的修練場所，在拉黑子身上，藝術因為勞動，而跟自然產生關係，藝術也因為勞動，而讓自我獲得療癒。他沿著海岸線無數次的行走「撿拾」，發現了許多人所無法發現的秘密，他也呼籲著所有人跟他一起走在海岸線上，「撿拾」那些人類所添加給自然的多於廢棄物，進行一次次最有意義的勞動，以此逆轉人類與自然的失衡關係。

(五)總結：

在拉黑子身上，「原住民藝術」這狹隘觀念應該是要打破的。他很實際地告訴我們，對於他的藝術，不需用刻板的印象來理解，而是回到我們作為人的共通性，及我們與自然的關係，便可獲的最深刻的體悟。這是一種當代藝術的多元性，同時也是我們對生命的多樣性想像。這是一種當代生活的新可能，同時也在透過藝術反思著我們的困境，並進行療癒。

三、何謂後現代藝術的「多元文化」價值？請舉一例說明。

【擬答】：

(一)前言—現代與後現代：

藝術從現代主義轉進到後現代，可說是從西方「文化中心」主義，朝向「多元文化」的發展。以下分別從「何謂多元文化」，與台灣藝術家吳天章於今年 2015 年威尼斯雙年展的台灣館作品《不要說再見》為例，來進行申論。

(二)何謂多元文化：

亞瑟·丹托的「藝術終結論」，傅柯的「越界理論」與德勒茲的「少數文學概念」等，都是後現代中「多元文化」價值之肯定的代表。在「藝術終結論」中，丹托認為藝術於當代，不需在背負起像現代主義之前受大理論框限的不自由狀態，而是任何一種文化與藝術，都能自由自在地展現。這是「藝術終結」作為藝術使命之完成的現象。而傅柯的「越界理論」所談論的，則是原來被主流視為邊緣的諸多現象，如瘋狂、同性戀、異教等，雖被主流文化所排拒，但卻又同時是文化能不斷產生質變的養分。因此，「越界」，也就是

超越主流文化的侷限，是一個非常重的文化經驗。而德勒茲的「少數文學」則是提出了一種少數經驗如何能對主流的非少數文學提供反思之可能。因為主流意味著一種思考的侷限與僵固，唯有從少數經驗，才能對其進行解放。這是對少數經驗之肯定。以上所提三套理論，皆可說是支撐後現代多元文化的代表性理論。其交集皆在於，藝術與生活如何作為一種生命多樣性的肯定。

(三)吳天章作為多元文化的案例：

此次威尼斯台灣館的參展作品《不要說再見》，在形式表現方面，延續著吳天章所慣常使用，台灣常民俗媚裝飾文化的形式表現，可說是主流美感經驗外，多元的審美經驗之提出。而在內容上，則呈現出台灣歷史上，受到荷蘭、日本、中國、美國等諸多外來文化的殖民所產生的文化綜合現象。就過去而言，吳天章的作品很顯然是一種非現代主義主流形式的創作，同時也是在政治上，非中心立場的呈現。而在後現代的框架下，此種呈現不再是一種被主流排拒與否定的藝術型態；相反的，它是一種對主流中心的最為誠實的反思。

(四)結論：

後現代是一種「藝術終結」後的藝術現象，也是朝向主流中心框架外的「越界」，更是一種台灣作為一世界之「少數」關鍵的體現。吳天章的藝術，可說對上述三點論述若合符節。後現代的多元，其積極意義，就是對生命多樣性的肯定，以此帶出如吳天章所言：「召喚對於未來國族的想像。」

四、策展人在各類型藝術展演規劃與執行上，扮演藝術推動的重要角色。請舉出一例，就你所看過的展覽策劃或電影展演出等，說明策展人如何表現策展想法來推展藝術。

【擬答】：

(一)前言：

以下將從「何謂策展人」與策展人龔卓軍在 2013 年所策的展為例來進行申論。

(二)何謂「策展人」：

「策展人」基本上需負責藝術展覽企畫、組織、管理與行銷。特別是所謂有的「獨立策展人」。一般而言，「獨立策展人」不再只是被動的集結作品或被作品的意涵牽著走，而是反客為主，主動提出具創見的觀點，重新詮釋藝術品。也就是說，某方面而言，「獨立策展人」幾乎跟藝術家一樣，是一個具備創造力的人。當代的「獨立策展人之父」，一般公認為 1969 年在瑞士伯恩美術館 (Kunsthalle Bern) 策劃《當態度成為形式》(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 展覽的史哲曼 (Harald Szeemann, 1933-2005)，他是第一個讓「策展人」的角色具備創造性的人。

(三)龔卓軍之《我們是否工作過量？》展覽為例：

「我們是否工作過量？」(Are we working too much?) 策展人龔卓軍向當今的資本機制，提出了一個切中要害的提問。這是 2013 年在信義誠品的誠品畫廊中一檔水準相當高的展覽。在這展覽中，觀者首先留意到的，是那幾張出現在手冊與展場中的工作桌。它們上方擺設了一些工作後的遺留物，以類同 Fluxus 的判斷與技術，將許多工作的偶發 set 下來。這些工作桌攤開了數張龐大的知識平面，並一定程度地強調知識生產的勞動性，而非思考性。若我們多留意「我們是否工作過量？」這提問本身，我們會發現，這提問本就帶著揭露當代勞動幻見 (Fantasy) 的語意。在一般的情境下，我們因這些幻見，而對工作過量甘之如飴。如今，這些幻見被戳破了！這是一種藝術於當代的場景，也同時是職場每天上演的劇情。而正因為如此，我們總是工作過量！我們真的瘋了！此展覽很顯然透過藝術家作品的內容、展覽現場的工作狀態、策展的核心論述，與畫廊作為一文化角色，來反思當前我們生活的核心問題，工作過量。這展覽的特殊之處，不僅是政治正確地指控工時過長，而是提出了除了現在現實意義的工作外，其他工作狀態的可能性。而這一切，在展覽總體的相互呼應下，呈現了許多層次的豐富反思。